

传奇故事  
跌宕起伏

念完了，贾虎睁开眼说：“俩娃八字合，无相克相冲，很合相，是个好姻缘！十月、腊月的三、六、九，都是好日子，我觉得喜事早办为好！你看这样行不行，月底你们双方父母就换允帖，然后再通启、择吉，腊月十八就让俩娃结婚！”就这样，贾虎把双方的家都当了。

合八字，乃中国旧时婚俗。媒人提亲获女家同意后，双方互换庚帖，根据出生年、月、日、时和属相推算，查其是否相生相克，谓之合八字。

33

意外的收获

据偃师县志记载，旧时婚姻讲究“八字”相合，一经提媒，男方父母必须请算命先生“合八字”。算命先生将男女双方属象生辰排合成十二相合、十二相冲、十二相克，宣扬婚配乃命中注定的封建迷信思想，不知拆散了多少对鸳鸯。

对合八字的说法，贾虎可能真的懂，也可能真的不懂。无论怎样，贾虎是贾勋的手下，又是贾勋的本家叔，赵家很给面子，中午的盛情款待自不可少，贾虎吃得酒足饭饱，满面红光。

杨春与赵玲的婚事虽然敲定了，但男女婚配中的必要程序还是不能少的，贾虎少不了在杨家和赵家之间来回奔走。

转眼就是月底，农历八月廿八这天，杨春父母到赵玲家与其父母交换允帖。杨春家送帖，帖曰：“不揣鄙陋，妄攀高门，倘蒙金诺，曷胜雀跃。”并送上压帖礼物：绸缎、头绳、粉、耳坠、戒指。

赵玲家回帖，帖曰：“敬接冰语，联姻高门，幸蒙府允，曷胜忻舞。”还了压帖礼物：笔墨、折扇。

然后是通启，其启式为八面龙凤柬，杨春和赵玲皆先书谦辞，继以籍贯、三代姓氏及年庚，作为联姻依据。

下来是择吉，也称“选好”，杨春家择订婚期，备礼物数种，请贾虎到女家

预定的婚期为腊月十八。杨家“送好”也是根据男女双方八字，定下吉日良辰，然后用精美的烫金边大红纸，由文墨先生写上：“尊亲翁阁下：兹定于民国三十三年腊月十八为我儿杨春与令爱赵玲为合婚之日，届时我儿备得车轿、厚礼登贵府迎娶，以结秦晋之好。”封面书“喜”和“天作之合”字样。

在贾虎的操持下，杨春娶妻的所有事项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

再说牙庄村水沟半山坡草庵里的谭山，像是得道高人一样：白发披肩，白须垂胸，身穿灰布夹袄，脚蹬黑色圆口布鞋，远离尘世。春吃野菜，夏吃桃李，秋吃苹果，冬吃核桃，粗茶淡饭伴着甘泉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。

听海严和梅子说要找的是商汤时祭祀用的玉器，谭山沉默了一会儿，点着一袋烟，吸了两口，说：“我给你们讲个故事，或许对你们找这几块古玉有点用处。”

谭山先问：“你俩饱读诗书，也算是秀才了，闺女又说与商汤有点儿关系，那我问你俩，你俩听说过伊尹这个人没有？”

梅子摇了摇头。海严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给商汤还有后来的几个商王当过宰相。”

谭山赞许地点了点头说：“不错。伊尹，原来叫伊挚，被商汤封官为尹，相当于宰相，就以伊尹名传世。伊尹

出生地在有莘国，就在今天的嵩县。除了宰相，伊尹还应该四个身份：厨师、帝王师、巫师、大夫。他当了商朝四个国王的相，为商王朝延续600多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贤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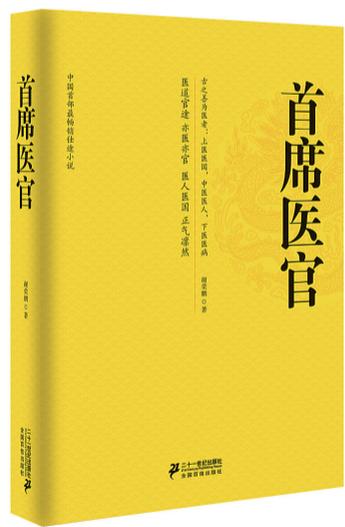
谭山说这段话时，神态和语气充满了自豪。

“从伊尹开始，整个商朝几代帝王的祭祀都由伊尹及其后代操持，无论他的后代是否担任行政官职。商汤死后，到汤王庙为汤王祭祀，俨然成了伊家后代延续1000多年祭祀活动的主要内容和神圣职责。而每次祭祀，被称为国之六器的圭、璧、琮、璋、琥、璜是必须摆放的祭品，当然这些祭品也成了伊尹家族的传家之宝。”

谭山说这段话时，伸着左手指，如数家珍。

“汤王是伟大的帝王，每年对他的祭祀理当进行，这对中华文明的传承特别是民族精神的传承很重要。”谭山声音突然降低了许多，感叹道，“可能是伊尹的后人对这种祭祀活动厌烦了，也可能是对这些传家之宝有想法了，或者是对朝代更迭频繁、战乱不断的中国失望了……到了伊尹的第九十一代子孙时，就停止了对汤王的祭祀活动，国之六器也从此失传。”

（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

出奇制胜  
妙手回春

手续办完之后，曾毅准备走人，汪主任又拉住他：“曾专家，按照惯例，新来了理事，学会都要举行一个欢迎会，已经安排好了。”

中医药学会是个半官方的协会，管理比较松散，欢迎会从来就没搞过，因为出了昨天的事，为了显示对专家的尊重，这次特意要搞一次。

曾毅不知道这个情况，还真以为是惯例，就客气地说：“这不好吧，我对咱们学会可没做什么贡献。”

“您肯担任理事，就是对咱们学会

28

令人尴尬的欢迎会

的贡献！一会儿其他的理事会到，也有几位专家组的专家要来。”汪主任笑得很灿烂，“主要是大家一块儿认识认识，交流一下感情。”

听到还有医疗小组的其他专家要来，曾毅就留下了，他也想认识认识以后一起共事的医生，这样做起事来也方便一些。

十点半的时候，中医药学会的小会议室里坐满了专家，全是南江省中医界很有分量的人物。

“以前我担任理事，好像也没举行什么欢迎会啊！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，我手里还一大堆患者呢，突然通知让过来参加欢迎会。真是越来越离谱了，年底换届，我一定用脚投票。”

“听说来了一位国手级别的人物。”

“是谢老的弟子？还是张老的门生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举行个欢迎会倒是完全有必要的。”

当大家正在猜测时，汪主任领着曾毅走了进来：“各位理事，各位专家，首先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今天的欢迎会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学会新任理事曾毅先生，曾毅先生同时还是卫生厅专家医疗小组的专家。”

汪主任一介绍完就冷场了，所有的专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，这就是今天的主角？未免也太年轻了吧，看起来像大学还没毕业的样子。

看到这种情况，曾毅就知道事情并不像汪主任说的那样。他笑了笑，主动拱手说：“我是个晚辈，以后还要请诸位前辈多提携、多指点。”

又冷场了半分钟后，终于有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专家开口了：“曾理事是吧，请问你的老师是哪位国手？是谢老还是张老，或者是……”

“都不是，我的医术是家传的，从小跟着爷爷学的，另外还上了几年中医大学。”

“那请问你祖父的名讳是？”

“曾文甫！”

曾毅说了个名字，在座的专家都没听说过，顿时大家的脸色就很不好看。为了一个毫无来历的毛头小子，竟然把这么多的专家叫过来开会，这不是乱弹琴吗？

政界的人讲背景，学术界也同样，前者看重的是权力，后者看重的是你的师承宗派。曾毅不是师出名门，又这么年轻，大家当然看不起他。中医是个经验学科，你一个毛还没褪干净的小子，医术也高不到哪里去，估计又是哪个当官的心血来潮，让自己亲戚的小孩来这里镀金的。

“那你擅长哪一派医术？火神派？温病派？伤寒派？还是易水派？”有人又问。

曾毅说：“哪一派也不是。”

会场一阵骚动之后，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：“现在人也见了，也介绍过了，我医院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”说着，他来到曾毅身边，丢下一张名片，

“曾理事，以后还要多多联系啊。”他还专门把理事两个字说得非常重，其中的揶揄之味，谁都听得出来。

曾毅心里不痛快，脸上却没有任何显露：“一定，一定！”

有人开头，就有人跟随，一会儿工夫，会议室的那些专家走了一大半。汪主任脸上的汗顿时就下来了，这可是厅长亲自安排下来的任务，说一定要办好这次欢迎会。他用恳求的眼神看着剩下的几位专家，希望他们能给自己一点面子。

这几位专家交头接耳一番后，集体站了起来，看样子也是准备走人了。

汪主任赶忙上前，站在一位岁数看起来最大的专家面前：“华老，华老，刚才忘了介绍，曾理事前几天可是治好了卫生厅冯厅长的病，现在已经是方书记的保健医生。”

被称为华老的人，听到这番介绍之后只是“哦”了一声，然后扫了一眼曾毅，说：“小伙子，干得不错，好好干！”

华老也是医疗小组的专家，冯玉琴生病的事他知道，可惜参与不进去。因为保健局的官员，都是清一色西医出身的技术官僚，这些人本身对中医就很排斥，所以华老以及其他几位医疗组的中医专家，在保健局并不怎么受重视，平时主要负责那些退下来的重要领导的保健工作。

（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）